

IN THE
NAME OF PEOPLE

人民的名义

周梅森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**IN THE
NAME OF PEOPLE**

人民的名义

周梅森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民的名义 / 周梅森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02-1619-4

I. ①人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1928 号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

人民的名义

RENMIN DE MINGYI

周梅森 著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编 100120
网址 www.bph.com.cn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2017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2.25
字数 300 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302-1619-4
定价 46.9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侯亮平得知航班无限期延误，急得差点跳起来。他本打算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H省，协调指挥抓捕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行动，这下子计划全落空了。广播中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中英文抱歉的通知，机场上空有雷暴区，为了乘客安全，飞机暂时无法起飞。侯亮平额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，早知道被困机场的痛苦，现在又得尝一次滋味了。

电视大荧屏正放映气象图，一团团浓厚的白云呈旋涡状翻卷，十分凶险的样子。字幕普及着航空知识——雷暴如何危及飞行安全，误入雷暴区曾如何导致空难。但这一切根本不能平息人们焦虑的心情，整个候机大厅这时似乎已经变作巨型蜂巢，嗡嗡嚶嚶，噪声四起。旅客们分堆围住各值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，吵吵嚷嚷，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，追问补偿方案，等等。侯亮平用不着往前凑，就明白了一个意思：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，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。

侯亮平快步走出候机大厅，寻僻静处一个接一个拨打手机号码。H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关机。反贪局局长陈海关机。当紧当忙全他妈失踪了。当然，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，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，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汇报丁义珍案件，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。但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，跟他玩失踪。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，侯亮平反复向H省的同行人强调甚至请求——先抓人，后开会！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，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。如果走漏风声让他跑

了，H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石沉海底。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尤其不满，他特地嘱咐陈海别汇报，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，可陈海胆小，支吾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。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，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夜间航班飞赴H省，不料偏又陷入了雷暴区。

侯亮平忽然发现，外面无风无雨，太平寂静，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。雷暴在哪里？哪来的啥雷暴区？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，仰望夜空。空中虽说阴云密布、月暗星晦，但既看不见闪电，更听不到雷声，飞机不能起飞似乎成了一个谬误！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，侯亮平拦住他，提出了心中疑问。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，颇具哲理地说，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，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？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。侯亮平望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怔，仿佛听到某种隐喻，这一番话使他浮想联翩……

侯亮平毕业于H大学政法系，老师同学遍布H省官场，这让他对H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。各地反腐风暴愈演愈烈，H省平静异常，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。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，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。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，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，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证据。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，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侯亮平着急啊，可再急也没用，天上有雷暴挡着呢。

他重新经过安检，回到了候机大厅。大厅里仍是一片嘈杂。他强迫自己镇静，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，找了一处空椅子坐下，闭目养神。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浮现在眼前，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中。昨天晚上，当此人捧着大海碗吃炸酱面时，老田

的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。

贪官一脸憨厚相，乍看上去，不太像机关干部，倒像个刚下田回家的老农民。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，心理素质好，处变不惊。侯亮平一眼看透——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。当然，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在他的预想中，他有心理准备。只是侯亮平没料到，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，竟然会住在这鬼地方！

这是一套常见的机关房改房，七十平方米左右，老旧不堪。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置办的，土得掉渣，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。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，扔到街上都没人拾。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，隔上三两秒钟“滴答”一声。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，但这似乎不是漏水，而是刻意偷水。证据很明显，水龙头下的脸盆里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。

侯亮平四处看着，摇头苦笑，这位处长真连寻常百姓都不如。

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，赵德汉咀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，抱怨说：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？哎，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？七层老楼，连个电梯都没有，要是贪官都这样子，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！他的声音被面条堵在嗓子眼，有些呜呜噜噜的。

是，是，老赵，瞧你多简朴啊，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。

赵德汉吃得有滋有味：农民的儿子嘛，好这一口。

侯亮平直咂嘴，声音响亮夸张：哎哟，老赵，你可是处长啊！

赵德汉自嘲：在咱北京，处长算啥？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！

侯亮平表示赞同：这倒也是！不过，那也得看是什么处。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！早就有人说了，给个部长都不换，是不是啊？

赵德汉很严肃：权力大小，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？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劝你们别瞎耽误工夫了！

搜查一无所获。事实证明，的确是耽误工夫。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一笑：这么说还真搞错了？搞到咱廉政模范家来了？赵德汉挺有幽默感的，及时伸出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：侯处长，那就再见吧。

侯亮平也很幽默，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：哎，赵处长，我既来了还真舍不得和你马上就分手哩！咱们去下一个点吧！说罢，从赵家桌上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一张白色门卡，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。

赵德汉慌了，忙把门卡往外掏：这……这什么呀这是？

你帝京苑豪宅的门卡啊！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！

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消失，一下子软软瘫坐到地上……

侯亮平蓦地睁开眼睛。大厅突起一阵骚动，许多人拥向不同的登机口，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。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，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。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，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，侯亮平没一点胃口，又悻悻地回到原来座位上。

手机响起音乐，侯亮平一看，眼睛登时亮了起来，是陈海的电话！

完事了吧？该行动了吧？没有！说是领导有分歧，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里去了……侯亮平几乎叫起来：陈海，陈大局长，我可告诉你，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，把一百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！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即达一千多万元，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有多么巨大！

陈海那头说：我也没办法，我算哪根葱啊？再说了，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！侯亮平急得跳脚：手续已经办好了，就在我包里！哎，那你赶紧飞过来呀，不是早到机场了吗？猴子，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！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。知道雷暴

区吗？罩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！算了，算了，不和你说了。哎，丁义珍现在人在哪里？在干啥？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啊？

陈海背书一般汇报：丁义珍在京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，今晚举办宴会，丁义珍快喝醉了。我派出了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，只要省委做出了决定，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……

——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猴子，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，我们这边又要开会了！陈海压低嗓音最后说了句，匆匆忙忙关了手机。

开会开会，开你个头呀……侯亮平骂骂咧咧，心却稍安。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，办事踏实，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，经验还算丰富。

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妇人叹息：唉，也不知啥时才能起飞……

侯亮平一脑门心事，不愿和她搭讪，头一仰，闭上了眼睛。

眼一闭，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眼前。

这位贪官堪称一绝，让侯亮平想忘也忘不了。到帝京苑豪宅搜查的那一幕实在太震撼了，超出了侯亮平既往的经验和想象……

赵德汉彻底崩溃，是被两个干警架进自己的帝京苑豪宅的。豪宅里空空荡荡，没有沙发桌椅，没有床柜厨具，厚厚的窗帘挡住外界光线，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。显然这里从未住过人。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，也没来此享受过一天。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吗用的？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。赵德汉交出一串钥匙，干警们依次打开柜门，高潮蓦然呈现在众人面前——

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，重重叠叠，塞满了整排铁柜，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。这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，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。如此多的现金集中起来，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。仿佛一阵飓风袭来，让

你根本无法抵御它的冲击力。所有的干警，包括侯亮平都惊呆了。

天啊，赵德汉，我想到了你贪，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。我真服了你了，这么多钱，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啊？也太有手段了吧？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，蹲在赵德汉面前近乎诚恳地问。

赵德汉这才哭了，不仅因为害怕，更是因为痛心：侯处长，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啊，舍不得花，又怕暴露，也……也就是常来看看……

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：常来看看？这钞票好看吗？

赵德汉把梦幻般的眼光投向铁柜：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小时候在乡下，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，经常蹲在地头一看一晌午。我爱吃炸酱面，更爱看地里的小麦。麦出苗了，麦拔节了，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……看着看着，肚子就饱了。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几辈子的农民啊，穷怕了！看钞票，就像看小麦一样，看着心里踏实，看着精神满足。看久了，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呢……

这人真他妈的奇葩一朵，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。

侯亮平突然想起，赵德汉好像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独居乡下。便问赵德汉，是不是也给老妈寄钱。赵德汉道是寄钱的，每月三百块。为这三百块钱，还经常跟老婆吵架，他发财的秘密老婆也不知道。他很想把老妈接到城里来住，但不敢暴露帝京苑豪宅，这可是金库啊！自己住的房子太小，又没法安置。好在母亲不喜欢城市，来看看就走了。赵德汉自我安慰说：每月寄三百块给她，也差不多够了。

侯亮平终于愤怒了！你守着这么多钱，每月只给老妈寄三百块生活费！空着这么大一座豪宅，也不把你老妈接来住！你老妈辛辛苦苦拉扯你长大，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？还口口声声是农民的儿子呢，咱农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净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！

赵德汉鼻涕眼泪又下来了，满脸生动而深刻的惭愧，口口声声自己错了，错大发了，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，辜负了组织的培养……

打住！组织培养你这么捞钱了吗？说说，怎样搞来这么多钱的？

赵德汉摇起了头，道是实在记不清了。自打有了第一次，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！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四年，有钱就收，就像捡麦穗一样，总觉得在梦中似的，恍恍惚惚，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啊……

侯亮平指着铁柜问：你有没有个大概数？这些钱是多少啊？

赵德汉说：这我记得，一共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块！

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肩膀，能精确到百位数，你记忆力真好。

赵德汉道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。侯处长，我给你说呀，我喜欢记账，谁给我多少钱，啥时候啥地方给的，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侯亮平眼睛一亮，马上追问：那账本呢？藏在啥地方了？

赵德汉迟疑一下，指了指天花板：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！

小韩迅速离去，不一会儿取回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。

侯亮平翻看着账本，不由得惊叹：我的天哪，你是学会计的吧？

赵德汉带着哭腔道：不……不是，我是学采矿的，会计是自学的！

太专业了，你自学成才啊，老赵！真心话，我都想谢谢你了！

赵德汉可怜巴巴问：侯处长，那……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？

这得法院说。老赵，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怎么这么贪呢？

赵德汉激动起来：我要举报！我举报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，他六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，行贿总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元！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五十万元的银行卡，我也不会有今天！侯处长，你给我找纸找笔，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写下来！让警钟长鸣，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，哦，不，不，是罪行……

这个，你进监狱后有的是时间写。侯亮平合上账本，进入下一步骤，拿出拘留证，对手下交代：行了，把这个拾麦穗的家伙拘了吧！

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赵德汉，让赵德汉签字后，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。此后，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死人般苍白。

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，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钱山。他绕着钱山转着圈，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察干警来换班，并让他们联系银行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。这是要紧的安排，后来银行运来十二台点钞机，竟然烧坏了六台！

换班的干警很快来到了。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。

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，从地上颤颤巍巍站起来，向门口走。忽然，赵德汉又转过身，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：侯……侯处长，我……我想在我这个家再……再转一圈行吗？我这一走，肯定回不来了！

侯亮平一愣，摇头苦笑：好，那就最后看一眼吧！

赵德汉戴着手铐，在豪宅里转悠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个细节刻在脑海里。最后，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钱山——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，放声痛哭起来。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，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。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，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、良心、人格的代价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怎一个伤心了得！

赵德汉凄厉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，在豪宅客厅里久久回荡……

凌晨四点，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，飞机可以起飞了。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该过去的总要过去，该来的总归要来。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，只怕H省要电闪雷鸣了。侯亮平有一种预感，H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

了，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裹卷几个进去。从丁义珍开始，H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，也不会再轻易止于传说了……

二

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。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。陈海明白这一点，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。或者因为事关重大，他揣着明白装糊涂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：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，万一出问题，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啊！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汇报。明说了，省检察院归省委管，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，仅凭他猴子打手机就行动，也太草率了吧？

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，所以一口一个猴子，搞得陈海很无奈。陈海只得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，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。

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育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，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。季昌明、陈海赶到省委大院2号楼时，只见楼内灯火通明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，如白天上班一样。二人进了办公室，除高育良外，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：省委常委、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，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。季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，似乎说，瞧这阵势，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？！

陈海上前与高育良握手，低声说：老师好！高育良年近六十，保养得法，满面红光，且笑口常开，看上去像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。其实呢，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，法学家，早年曾任H大学政法系主任。陈海是他教出来的，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

平，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高书记抑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。

季昌明扼要汇报情况。高育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。气氛沉重压抑。陈海很清楚，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但表面上千篇一律，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。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，这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——老革命的父亲，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，外号“老石头”，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，结果离休时仍然是个厅级干部，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。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，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。也正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，才使陈海对H省的政治路线图烂熟于心。比如，眼前这位李达康，原是赵立春的大秘，传言他乃秘书帮帮主；老师高育良是政法系的领袖，政法系统的官员，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陈海不愿重蹈父亲的覆辙，也不愿违心处事，因而和谁都保持距离，连对老师高育良也敬而远之。但他心里得有数，心如明镜，才不会出大的差错。

看吧，省城京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，会牵扯多少人？会给H省和京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？天知道！季昌明心里肯定有数，他是H省老人，曾在京州市工作多年，啥不门清？此事棘手啊！结束汇报时，季昌明说：北京那边已有证据证明，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，而且数额巨大。我们具体如何处理，得请领导指示。

高育良皱着眉头：丁义珍的事我们不知道，北京怎么先知道了？

李达康脸色更是难看：就是啊，昌明同志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

季昌明便又补充汇报，道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，最终没批下来。那位处长不肯退钱，投资商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。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检举揭发，把丁义珍给交代了。

高育良思索着，向李达康询问：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啥工作啊？

李达康苦着脸：都是重要的工作啊！城市建设、老城改造、煤矿资源整合……有些工作呢，说起来是我挂帅，具体都是丁义珍抓！

陈海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，他绝不会轻易把丁义珍交出去的。李达康是H省有名的改革闯将，胆子大，脾气硬，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口号：法无禁止即自由！啥事都敢干，啥人都敢用。陈海想，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，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，管着几百亿资产呢。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，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？

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个建议：既然这样，高书记、李书记，你们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规起来呢？我派人协助执行！

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。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，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些，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。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，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，眼睛瞄着副省长，恩师高育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，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，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。

果然，李达康立即表态：哎，祁厅长这个意见好，就由我们双规吧！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，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育良的意见。高育良怎么想的不知道，只见老师下意识地用指节轻击着桌面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季昌明：这个季检，你的意见呢？

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，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裳。双规丁义珍，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，谁拍板谁负责任。老师与李达康一向不和，这是H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，老师干吗为政治对手顶雷啊？但老师就是老师，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，便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。不是主动汇报吗？好，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！

季昌明说：高书记，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，让我们拘。可先规起来也可以，只要把人控制住，下面

怎么都好办！但从我们检察角度来看，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较妥。

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，季检算得上语言大师了。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，又即将退休，什么人也不想得罪。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态度呀，这绕来绕去，还是把李达康得罪了。陈海内心想笑。

高育良点头：好，老季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倾向于拘。说罢，指着陈海：哎，陈海啊，你是反贪局局长，也说说你的意见吧！

陈海一怔，不由自主站了起来。老师一摆手，示意他坐下说。他没坐下，笔直地站着，一时间有点蒙——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，刚才光研究别人了，这冷不丁的，让他怎么表态？陈海虽说小心谨慎，内心还是挺正直的，根子上像他老爹。在一圈领导逼视下，陈海脑门微微冒汗，一着急，竟把话说得更干脆了：高书记，我也倾向于拘。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嘛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……

李达康不悦地拦住陈海的话头：陈局长，如果协助拘了，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？是不是这样啊？

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外行：李书记，您理解有误差，不存在办案权转移，这本来就不是我们H省的案子，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！

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，近视镜后面的双眼睁得很大：哎，我要说的正是这个！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，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，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，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！哦，同志们，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啊，完全是从工作角度考虑……

会议渐渐显露出意见分歧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。

高育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李书记，眼角还闪过一丝赞赏的余光。是嘛，两边有分歧，老师才能笑口常开，弥勒佛似的和稀泥。陈海心里有数，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，高老师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。当年两人在吕州市搭班子，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市长李达康的气。李

达康太强势，当市长市长老大，当书记书记老大。他强了，别人就得弱，就不得不受委屈，谁心里不记恨？不单单是高育良，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！当然，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，磕磕绊绊寻常事，稍稍有点幸灾乐祸也是人之常情。高老师抑或高书记很老练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相反，有时他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，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。

陈海侧面观察李达康，只见他眉头紧锁，双眉之间刻下一个深深的川字。其实陈海心里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，这人不仅能干，而且极有个性。就拿抽烟来说，随着社会文明进步，绝大多数干部自觉戒烟限烟，李达康却我行我素，保持着当秘书时养成的烟枪习惯。当然，开会或和人谈话他不抽烟，无人时就钻到角落里吞云吐雾。现在丁义珍事件让李达康成了主角，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，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臂右膀，他能摆脱干系吗？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，李达康一次次摘下眼镜擦拭。人一摘去眼镜就露出了本相，满脸掩饰不住的愁容和愤懑。

高育良书记清清嗓子说话了。所有人竖起耳朵，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。昌明、陈海同志，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，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实际啊！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，会不会造成京州投资商的大面积出逃啊？京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啊？

祁同伟谨慎地看看李达康，马上附和：是啊是啊，丁义珍可是京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，手上掌握着一个四百八十亿的大项目呢……

李达康再次强调：育良书记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一定要慎重啊！

高育良点了点头，又说：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，正在下面各市县考察调研呢，我们总不能冷不丁送上这么一份见面大礼吧？

陈海没想到这一次老师竟如此剑走偏锋，给李达康送偌大一份人情。高育良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啊，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

季昌明的性格外柔内刚，表面上谨慎，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。他看了看众人，语气坚定地说：高书记、李书记，现在是讨论问题，那我这检察长也实话实说，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大的影响，我们都不宜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，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！

这话意味深长，比较明确地言明了利害，陈海觉得，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。老师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，两眼茫然四顾，也不知在想些啥。陈海便用行动支持自己的领导，及时地看起手腕上的表。他看手表时的动作幅度非常大，似乎就是为了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。

李达康却一点不急，继续打如意算盘，他不同意季昌明的看法，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规起来。理由是，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的掌握上主动一些。祁同伟随声附和，称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比较周到……

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时，“呼”地站了起来。行，行，那就规起来吧，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……

不料，高育良瞪了他一眼：陈海！急啥？这么大的事，就是要充分讨论嘛。高书记不到火候不揭锅，批了学生几句，顺势拐弯，端出自己真正的想法——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，就要慎重，就得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！说罢，高育良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。

原来是这样！老师这是要把矛盾上交啊！那么老师前边说的话也只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，批他这学生也不过做做样子。陈海感叹，老师就是高明，要不怎么能成为H大学和H省官场的不倒翁呢？

与会者都是官场中人，见高书记拿起红色保密电话，马上知趣地自动避开。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，心情又特别压抑，现在正好